

# 姐姐的眼泪

[美] 南希·简森 著  
蓝晓鹿 译

THE SISTERS  
NANCY JENSEN

当曾经撕心裂肺的  
痛与恨都渐渐淡去，  
我唯一后悔的，  
是没有打开你的信。



03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
博集天卷  
BOOKS

# 姐姐的 眼泪

THE SISTERS

Nancy Jensen

[美]南希·简森 著  
蓝晓鹿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明伦天香  
CS-BOOKY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姐姐的眼泪 / (美) 简森 (Jensen, N.) 著; 蓝晓鹿译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5

书名原文: The sisters

ISBN 978-7-5404-6069-3

I. ①姐… II. ①简…②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45249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3-46

Copyright © 2011 by Nancy Jense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. Greenburger Associates, Inc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## 姐姐的眼泪

作 者: [美] 南希·简森

译 者: 蓝晓鹿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

特约编辑: 王秀荣

版权支持: 李彩萍 文赛峰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45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404-6069-3

定 价: 32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给我的母亲，我生命的港湾

……我很穷，只有梦，  
我把我的梦铺在你的脚下，  
轻轻踩啊，因为你踩着的是我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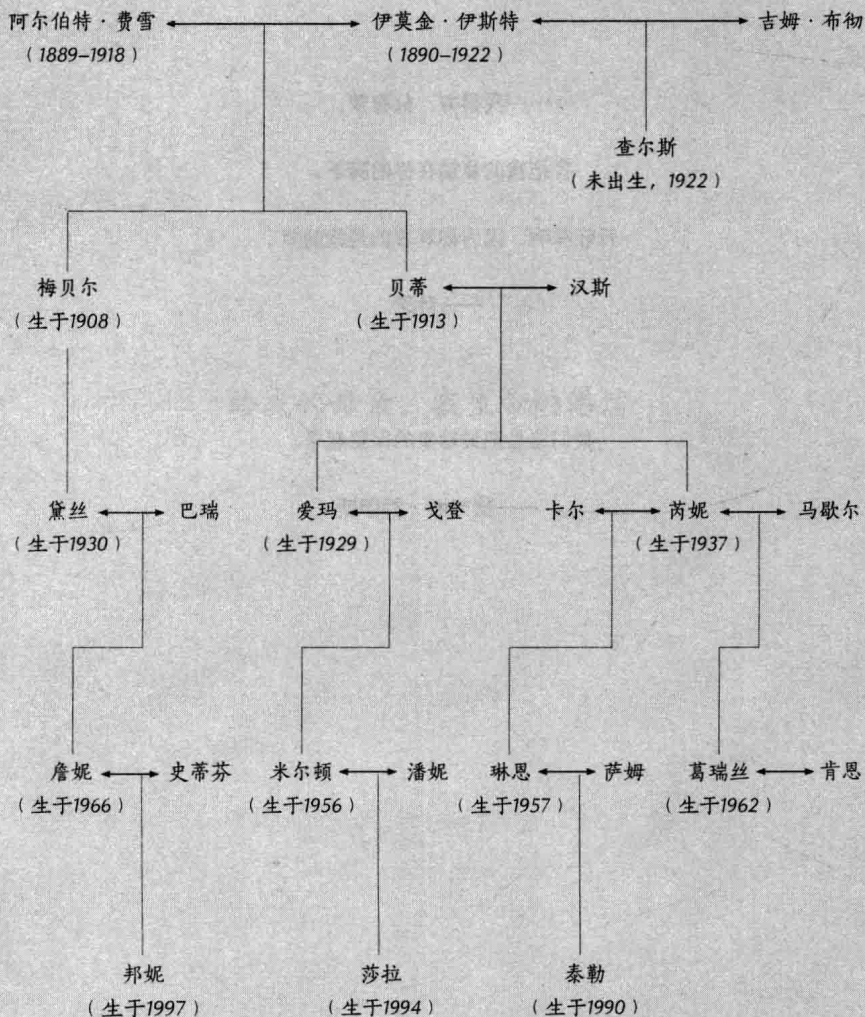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叶芝

我们总是把最珍贵的保留起来。

——詹姆斯·乔伊斯

# THE FISCHER FAMILY TREE

家谱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第一章 结业典礼</b>      |     |
| 一九二七年六月/贝蒂           | 001 |
| <b>第二章 离开</b>        |     |
| 一九二七年六月/梅贝尔          | 020 |
| <b>第三章 信</b>         |     |
|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/贝蒂          | 031 |
| <b>第四章 像秀兰·邓波儿一样</b> |     |
| 一九三七年一月/爱玛           | 047 |
| <b>第五章 神情</b>        |     |
| 一九四三年四月/梅贝尔          | 060 |
| <b>第六章 独立日</b>       |     |
| 一九四七年七月/爱玛           | 079 |
| <b>第七章 期待</b>        |     |
| 一九五三年圣诞节/贝蒂          | 087 |
| <b>第八章 故乡的河</b>      |     |
| 一九五四年四月/梅贝尔          | 101 |

## **第九章 汉堡主厨**

一九五六年夏天和秋天/芮妮 118

## **第十章 冰**

一九六四年九月/爱玛 138

## **第十一章 放手**

一九六五年六月/芮妮 147

## **第十二章 切断**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/琳恩 166

## **第十三章 剧变**

一九六六年二月/梅贝尔 181

## **第十四章 禁锢**

一九七三年三月/葛瑞丝 190

## **第十五章 悬石公路**

一九七八年十月/琳恩 202

## **第十六章 转弯**

一九七九年三月/芮妮 215

## **第十七章 新人**

一九八一年夏末/葛瑞丝 224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第十八章 坚固保障</b>    |     |
| 一九八七年八月/梅贝尔         | 241 |
| <b>第十九章 失语</b>      |     |
| 一九九二年四月/贝蒂          | 252 |
| <b>第二十章 记账</b>      |     |
| 一九九四年隆冬/爱玛          | 268 |
| <b>第二十一章 做铠甲的女人</b> |     |
| 一九九五年四月/葛瑞丝         | 282 |
| <b>第二十二章 考古</b>     |     |
|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/芮妮         | 296 |
| <b>第二十三章 家事法庭</b>   |     |
| 二〇〇五年十月/琳恩          | 311 |
| <b>第二十四章 团聚</b>     |     |
| 二〇〇七年六月/贝蒂家的女眷们     | 330 |
| <b>第二十五章 离开（二）</b>  |     |
| 二〇〇七年六月/梅贝尔         | 349 |
| <b>致谢</b>           | 358 |

## 第一章 结业典礼

一九二七年六月  
肯塔基州，杜松镇



贝蒂

真是件可爱的连衣裙。柔软的面料，浅粉的颜色好像拂晓时的朝霞。贝蒂喜欢丝带穿过她的颈项形成的修长线条，这让她宽阔的肩膀显出几分秀气。想着走上台阶去拿初中毕业证书时，裙摆会窸窣作响，她便不由得开心起来。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袖摆下的扣子，两颗银玫瑰把袖笼束在手腕上。姐姐梅贝尔为这件连衣裙忙了两个月，每天提早一小时去肯德尔夫人那边，和肯德尔夫人说好，到妹妹毕业的时候，可以多拿一些薪水，让贝蒂挑选件她喜欢的衣服。贝蒂在镜子前转了个圈儿，绾起头发看看效果，果然绾起头发后她变高了，甚至还带着几分优雅。印象中她没有这般漂亮，穿上这件连衣裙真的是女大十八变。她甚至为姐姐感到一点儿难过，因为姐姐一向是美丽的，修长身材配上一张娃娃脸，大眼睛，一头亮晶晶的短

发，简直是杜松镇的影星克拉拉·鲍，所以姐姐是无法尝到转变的快乐——那种化茧成蝶的喜悦。

贝蒂伸直手臂，让头发在身后自然垂下，弯腰打开衣橱最下方的抽屉，伸手去够角落里的梅贝尔照片。这是张实体幻灯片，两个影像并排着，照片中的梅贝尔坐在一架秋千上，身后是画出来的公园。片子上的梅贝尔好像一对孪生姐妹，一对穿着白色蕾丝的不快乐新娘，那时她的头发还很长，又长又密的头发披了姐姐一肩。

贝蒂的手指伸入自己的发间，她的头发并不密，但是细致光滑，非常柔软。有时候，华莱士在亲吻她的脸颊之前，也会这般拨弄她的头发。他从未赞美过她的头发，不过他一定觉得那很美。不然，他怎么会选肯德尔夫人橱窗里，贝蒂指过的那条浅绿丝带当圣诞礼物？

贝蒂从未戴过，一次也没有。这会不会让华莱士以为她不在意他呢，想到这里她突然感觉心里一阵刺痛。这个礼物是他俩的秘密，其他人连梅贝尔都不知道。贝蒂拿回家就悄悄藏了起来，只有一个人在家时才拿出来，把丝带贴在脸颊上。因为她怕继父看了，会生气地发问，问她打哪儿弄来的这种东西。

好吧，她终于要戴上它了。就在这个礼拜六，毕业典礼的那天。她要戴上华莱士送的丝带，不管别人怎么说。漂亮的绿色丝带搭配着她的新连衣裙，好像春天里刚长出的玫瑰花苞。戴上绿色丝带，华莱士就知道她也是爱他的，或许等上一年，华莱士高中毕业后，他们就可以和华莱士的父母提婚事了。就算老韩士福夫妇不同意他们马上结婚，等贝蒂满十六七岁，她离开学校也可以找份工作，和华莱士一起赚钱，再省着点儿花，他们应该很快就可以张罗一处住所。

这想法若让梅贝尔知道，她一定会不安。近来姐姐总是兴致勃勃地谈到贝蒂可以完成高中学业的事，就像妈妈当初一样。那个寒冬里，看过医师，又担心肚里的孩子，妈妈开始卧床。九岁的贝蒂放学之后，总是直接冲进妈妈的房间，连湿外套都来不及脱下。她会俯下身子，用被风吹得冻僵的嘴唇先吻一下妈妈，然后才去拥抱梅贝尔，姐姐就手把她的外套拿去厨房。贝蒂则在母亲床边坐下。

“小宝宝出生之后，”贝蒂说，“我就留在家里帮忙。”

“你要继续上学。”妈妈拉近了贝蒂，“别在意你继父说的。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。你姐已经在帮忙了，暑假的时候，你们俩都可以帮我。”妈妈的声音中带着疲倦，语音有些飘忽，但是语气却很坚定。“秋天来的时候，我要你们姐妹俩都回到学校去，你们应该待在里头的。”

妈妈这么说的時候，贝蒂也这么相信了。但是不一会儿，到了餐桌上，继父吉姆·布彻将含着满嘴食物，眼睛不看着两姐妹，说出他脑中的计划。“你们学也上够了，”他对梅贝尔说，“会算数就好。”在叉上食物之前，他用叉子指着贝蒂说：“就算她也学得比我多，而我也比我老爸学得多。你们又会认字，又会写字，该会的都会啦。这就够了。”

“但是如果妈妈身体好一些的话……”梅贝尔说。

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
通常吉姆·布彻喝醉的时候，他就会讲起自己的故事，说他曾经如何穿过麦田，独自躺在贝洛林的地上，身上覆盖着腐败的落叶和松针，这时上帝亲口告诉他，承诺要给他三个儿子。他时不常地喝酒，

后来全镇的人都听说了他的故事。

不过吉姆·布彻唯一的儿子还没吸一口气，便挂了。经过两天的挣扎，还是没打娘胎里生出来，后来他便放弃了，同时还带走了妈妈。失去妈妈是世上最糟的事，但是贝蒂忍不住又觉得，对妈妈说，这未必不好，因为这免去了以后三四年，甚至五年的生育之苦，这些会让妈妈更老更辛苦，为留给姐妹俩的负担更担忧。

只是因为姐姐梅贝尔事事都顺着布彻，找了份工作，又打理家里，贝蒂才得以重回学校。姐姐梅贝尔扮演起母亲的角色，烧饭、洗衣，期待着贝蒂的未来。

要怎么开口对姐姐说，上高中对她来说不那么重要？她和姐姐不一样，姐姐对读书对学习是很有兴趣的，但是贝蒂念什么都很吃力。而她唯一期待的是和华莱士一起生活，待在他身边，为他生儿育女，到老都陪着他。

贝蒂的手又伸进打开的抽屉里，这回终于摸到了薄纸包着的丝带。这会儿，梅贝尔应该在厨房里准备早餐，吉姆·布彻应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那床是妈妈生前的，而布彻脑子里想着的应该是怎么让贝蒂自觉低下，就像之前她从牛栏里走出来，不小心被绊了一下牛奶溅出来时一样，他总是说她又笨又蠢。

但是贝蒂现在不在乎。她站到镜子前面，把丝带抽了出来，丝带与连衣裙的颜色搭配得极好。她想把丝带当作发箍，让头发如瀑布般垂在脑后；或者也可以把头发束在脑后，把丝带打成一个蝴蝶结。重要的是，她将要戴上丝带，华莱士将会看到，然后，在毕业典礼结束后，华莱士将如承诺的带她去外面跳舞，他会带着她在草地上转圈

圈，一直转到头晕才停下，华莱士将望进她的眼里，抚弄着丝带，告诉她，她有多美。

贝蒂又拿起了姐姐的照片，让照片面对镜子，想跟姐姐比比看。不，她不该看的。但是她已经拿自己和梅贝尔比较了，她又开始想着为什么姐姐这么讨厌这张照片，为什么那晚她要把长发剪了，为什么吉姆·布彻从路易斯维尔把照片拿回来时，她想把照片烧了。

但是当下贝蒂决定要开心起来。她已经挨过了周六和周日，今天是周一了，只要再上几天学就可以看到华莱士了，他依然如往常那样在某个门前的台阶上等候着她，准备牵她的手慢慢走回家，走过镇子，到巷口转角处，吻她一下，才放她回去。

“阿尔伯特！”布彻笨重的脚步声还没到，他的粗喉咙倒抢了先。

贝蒂把丝带丢进抽屉里，关上抽屉，等继父出现在门口时，她说道：“先生？”

看到贝蒂之后，布彻后退一步，愣住了。上上下下打量着她，好像不认识似的。有一会儿贝蒂几乎不能呼吸，她伸出手来稳住自己。这个时候，她该看看奶牛要喝的水够不够，或者去西红柿田里把昨晚冒出的杂草拔掉，却躲在这里试衣服。继父气起来，或许就不让她去参加毕业典礼了，甚至连今天的期末考都不让她去参加，如果不参加考试，学校舍弃了她，她就永远也不能出席毕业典礼了。想到继父可能说的话，她生起自己的气来，应该等到晚上再试衣服的。

布彻的眼神越过贝蒂，望向窗外空荡荡的晒衣绳。贝蒂想不起来上回继父直直望着她是多久前的事了。这一转变让她更加紧张起来。

“你家务活儿都干完了？”布彻又望向贝蒂，但也可以说是不完全望着她。

“快了，先生。”贝蒂说，努力让自己放松，可以吸口气，“我这就要去了，换下衣服就去，我只是看看衣服合不合身。”

继父依然站在门口，望着她。难道指望她现在就脱下衣服？

贝蒂朝门口走了一步：“我等下就出来，先生。换了衣服就来。”

“周六的活动要多久啊？”

贝蒂不敢再往前一步，害怕继父发现她在颤抖。“仪式三点开始。”她说，“在教堂。之后会供应一些小点心……”为什么继父冷冷的直视让她如此难过？要不，仪式结束后就回来吧，不要再去跳舞，也不要提到这个。别说丝带了。别跟华莱士在草坪上跳舞了。华莱士会理解的。是吗？她有八成把握，他会理解的。

“之后……”贝蒂又开口了，突然梅贝尔出现在布彻身后。

“爸爸，”她说，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臂，“你的早餐好了，晚上煮鸡肉吃，好吗？”

爸爸，贝蒂想了想。她喜欢姐姐，但是蔑视她叫这个男人爸爸。

布彻把头微微转向梅贝尔，又往下看了看自己的手臂，姐姐的手依然停留在那里。他没有抬起头来，对着贝蒂的方向说：“周六，你给我八点半前到家。一分钟也不能晚。”

他走向厨房，梅贝尔在他身后说道：“我等下就来，爸爸。”

梅贝尔迅速往后看了一眼，然后侧身进了卧室，关上身后的门：“我来帮你扣上后面的扣子。”

贝蒂转身对着镜子：“你干吗那样叫他？”

梅贝尔没有回答，她拿起梳妆台上的梳子，在妹妹头上梳了好几下。“大小刚合适。”梅贝尔说，“那连衣裙，好像是特别为你做的。”她朝镜子里的妹妹笑了笑。“看看你多漂亮啊。”

贝蒂闭上眼睛，享受着每一梳梳下去头皮微微刺痛的感觉。贝蒂今年十四岁了，妈妈过世那年，姐姐也是十四岁的光景，在她哭泣的时候，姐姐总是会来安慰她。那会儿她们总是窝在床上看幻灯机里的照片。妈妈曾经也这样和两姐妹打发时光。不久之后，吉姆·布彻便开始了几周的粗鲁追求，打发妈妈新寡的孤单，并且说服她，没有一个男人在旁边，仅有的一片土地也保不住，这可是她给自己女儿的唯一保障。

妈妈过世后的几个月里，两姐妹总是听见布彻在屋后丢着石子或空瓶子，要不就是柴火棒或玉米棒，反正在畜棚边捡到什么，他就随手丢出去，对天空咆哮着，诅咒上帝是个不守信的浑蛋。为了盖过咒骂的声音，梅贝尔会大声地念书，或者和贝蒂一起唱妈妈教她们的歌。不过，通常没多久，她们就会拿出妈妈自小收集的卡片，梅贝尔会一次一张放在幻灯机上。

贝蒂最喜欢的一张是“母亲温柔的吻”，那是母亲在与她们的父亲结婚前一年收到的。日期写着一九〇五年，那是一场在花墙前举办的婚礼，连天花板上都饰满了百合。照片上每一个人——穿着多层纱裙的女人和合身黑西装的男人——都望向新娘，而新娘因为母亲俯身的最后一吻而眼泛泪光。贝蒂小的时候，总是以为这就是妈妈与爸爸的婚礼，后来知道不是之后，她觉得爸爸妈妈的婚礼也该是这样的吧，那一天有鲜花，有漂亮的女人，还有帅气的男人，充满喜乐，彼

此相爱。

“梅贝尔，”贝蒂说话了，接过姐姐手中的梳子，“你结婚的时候，我该做什么？”

“谁说我要结婚啦？”

“你总有一天要结婚的，男孩子们喜欢你。”

梅贝尔伶俐的手指温和地把贝蒂的头发分成三股，开始编起辫子来。“我不会的，”她说，“所以别操那个心。”

“你还念着弗莱迪啊？”

去年整整一年，贝蒂都在担心梅贝尔离开她，嫁给弗莱迪·波特。那阵子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她都听见人们在议论，梅贝尔该好好把握，别让这个机会溜走了。弗莱迪有个叔叔在路易斯维尔开家具行，传闻他有意让弗莱迪继承事业。这让那几个年纪长一点儿的女孩儿忌妒极了，在姐姐被迫离开学校前，曾经是姐妹淘的好友，现在却说弗莱迪看中姐姐是因为她的长相。贝蒂知道不是这样的。或许当时她还不很明白，但是她却记得，弗莱迪看姐姐的眼神就像华莱士望着自己的眼神一样。突然，现在她是那个快结婚的人，是她要留下姐姐独自和那个可恶的男人在一起，贝蒂觉得非常自责，当初布彻把弗莱迪赶走的时候，她竟然没打心眼儿里觉得难过。因为一想到要留下来独自和继父生活，她就觉得恐惧至极，以至她从来没问过梅贝尔，弗莱迪离开的时候，她有没有难过。

“你很喜欢他吧？”贝蒂问，“弗莱迪？”

梅贝尔编好了辫子，把发尾握在手中。“是的。”她说，“不过，现在没关系了。你想我把头发夹上去，还是绑起来？”